

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

毛泽东剪影

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姚鸿

曾结管鲍情 长忆忘形交——毛泽东与罗章龙的交往及有关存诗……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——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……共产国际一直压制毛泽东了吗？……毛泽东说：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……对《毛与胡适》一文的再增补……建国前夕未能实现的毛泽东访苏计划……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……附：对《毛泽东对冯定的三次表态》的两点补充……一九五四年毛泽东会见达赖、班禅……回忆中南海里的一堂课……毛主席精心培育警卫人员……《论十大关系》发表前后……在颐年堂听毛泽东谈“双百”方针……苏共二十大：毛泽东的最初反应……毛泽东与博鹰……“大跃进”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……毛泽东与庐山会议前人民公社的整顿……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于“共同舰队”和人民公社的争论……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……“村官”传言惊动毛泽东——一位大队支书抵制“浮夸风”纪实……毛泽东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……毛泽东与“九评”……毛泽东为什么派彭德怀去三线……毛泽东与兰亭论辩……毛泽东与章士钊《柳文指要》的出版……毛泽东的一次紧急召见……毛泽东看好纪登奎……毛泽东批示古巴代办意见前后……黄炎培与毛泽东……毛泽东与乡邻李漱清父子……忆往：读毛和编毛……《毛主席语录》的出版、修订与传播……谁是毛泽东的“继承人”？——美国中央情报局六十年代的分析

MAOZEDONG JIANYING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

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

毛泽东剪影

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姚鸿

MAOZEDONG JIANYING



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毛泽东剪影/杨天石主编;《百年潮》杂志社编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05. 12

(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)

ISBN 7-5326-1930-3

I. 毛... II. ①杨... ②百... III. 毛泽东(1893—1976)一生平事迹
IV. A7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3185 号

监 制: 张晓敏
统 筹: 唐克敏
责任编辑: 刘大立
装帧设计: 姜 明 明 婕

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

毛泽东剪影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www.ewen.cc www.cihai.com.cn

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19.5 插页 2 字数 262 000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 000

ISBN 7-5326-1930-3/A·20

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512—52219025

题词者简介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薄一波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|
| 宋任穷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|
| 程思远 |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|
| 胡 绳 |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|
| 萧 克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|
| 张劲夫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|
| 袁宝华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|
| 任仲夷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|
| 季羨林 | 北京大学教授 |
| 张光年 | 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|
| 刘大年 |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|
| 金冲及 |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|
| 蔡美彪 |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|
| 章开沅 |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|
| 张玉法 | 台湾中研院院士 |
| 巴斯蒂 | 法国全国科学院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|
| 狭间直树 | 日本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|
| 麦金农 |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|

《〈百年潮〉精品系列》序

龚育之

《百年潮》出精品系列,编者邀我作序,说:“你与《百年潮》有三重关系:既是读者,又是作者,还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。所以,这篇序,你非写不可。”我答:“说‘读者’,我的确每期都读;说‘作者’,我有时偶尔也作。只是‘主办单位负责人’一说,不能认同。我虽是中共党史学会这一届的‘负责人’,对主办《百年潮》却没有‘负’起‘责’来。何况中共党史学会就要换届,我这个会长也不再当了。”不过,作为经常的读者和偶尔的作者,写序之请也不可辞。

写点什么呢?就写写创办和支撑这个刊物尽心尽力最大的三个人,不妨称之为《百年潮》创业的“三君子”吧。

第一位“君子”是胡绳。办这个刊物,他是创意者。他是我的老领导。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,他任中宣部科学处长时,我就曾在他手下任干事;四十年后,他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,我又是他的副手,任常务副主任兼常务副会长。胡绳久患癌症并多处转移,终于没能活过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道门槛。送别胡绳归来,我写过几则琐忆,在《百年潮》上连载,记述几十年中我对胡绳的印象和同胡绳的交往。此文已经选入这部精品系列,这里就不细说了。单说《百年潮》的创办。

胡绳认为,党史研究成果主要在党史界内阅读、流转,这种“体内循环”的情况应当改变。走出专业人员的阅读圈子,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寻求读者,应当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。所以,除了办好党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以外,他还希望办一个通俗的、可读性强的讲党史、革命史、近现代史的刊物。

胡绳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在中国的先驱。三十年代他和艾思奇等同志,就写了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哲学读物。四十年代他写的《二千年间》和《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》,既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又具有很强的通俗性,是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史学读物。现在,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,又建议办中国近百余年历史的通俗刊物,这展现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宽阔眼界、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眼界。我们在党史室和党史学会工作的同志都很赞成这个建议。于是,就有了《百年潮》。

说“于是就有了……”，说得轻松，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。把一个好的创意付之实践，组织班子、约集稿件、编成刊物，并且坚持下来，是一件艰难而辛苦的事情。担负起创办《百年潮》重任的，是郑惠。这是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二个人——第二位“君子”。

郑惠是我从高中时代起就相识相交的老同学、老同事。一九九四年他从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，担任了党史学会的副会长，用习惯的说法是到了“二线”。他熟悉党史，又熟悉编辑工作。曾经参与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，参与主持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上卷的编写，参与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的编写，参与主持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》的编写和《胡乔木文集》、《胡乔木谈中共党史》的编辑。五六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过，到了党史室，又先后主编过《党史通讯》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。退到二线，还想为党史事业发挥“余热”。创办《百年潮》的建议一出，郑惠自告奋勇，承担重任，大家也都认为他是适当人选，赞成和支持他当这个新办刊物的社长。说是支持，基本上限于精神层面。从筹备到出刊，自筹资金（没有财政拨款），自配人员（单位只给两个定编人员），自办发行（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摊派），郑惠实实在在是操尽了心，费尽了力。最难的还是组织稿件。刊物要办出品位、办出水准，关键是稿件的质量。郑惠交游广，信息灵，思路宽阔，眼光敏锐，不但提出选题，介绍关系，布置编辑四处组稿，而且亲自登门约稿，笑嘻嘻地同你谈，跟你磨，不拿到稿子决不罢休，不少稿子还亲自动手编辑和修改。《百年潮》一出世，就显得很有生气，很有看头，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。

一九九九年党史学会换届，郑惠年逾七十，不再任副会长也不再任《百年潮》社长了，还是很关心《百年潮》的工作，并已开始《胡绳传》写作的准备。没有想到，二〇〇三年春天，郑惠在完成《程门立雪忆胡绳》一书之后，也因癌症逝世。我在《百年潮》上写了一篇文章：《故人长忆亦长磋》，记述从高中同学以来，五十八年中我和他的友谊，也已收入这部精品系列了。其中说道：“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郑惠，所做的最有影响、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，就是创办《百年潮》。郑惠为这个刊物，真可谓呕心沥血，在学界赢得了声誉。而誉之所在，毁必随

之。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《毛泽东与傅鹰》、《几番风雨忆周扬》、《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》……都送给《百年潮》发表,我对郑惠这项事业的支持,也就止于此了。”这是我对郑惠的记念,也是我对郑惠的歉意。

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三个人——第三位“君子”,是杨天石。郑惠为创办《百年潮》,罗致人才,请到了杨天石。郑为社长,杨为主编,好一对搭档。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专家,还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。他所写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一篇学术论文,得到乔木很高的赞扬,这我是听说了的。但一直无缘谋面。他出任《百年潮》主编的时候,我和他还不相识。第一次同他见面,已是郑惠不再当社长以后,请杨天石继续当主编的一次会议上。这之后才有了交往,也并不密切,所谓“淡如水”吧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国文学,长期从事的是历史研究。他送给我他的著作:《海外访史录》、《横生斜长集》、《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》、《从帝制走向共和——辛亥前后史事发微》。关于蒋氏的一书,从海外到海内曾经激起一阵波澜。杨为批驳海外奇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,《百年潮》未能刊出,在《博览群书》和《炎黄春秋》上发表了。听说,有关方面对此书有了客观而平实的评价,才没有酿成什么事件。办《百年潮》对他来说属于兼职,他兼而尽职,兼而敬业,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,对杂志倾注了很多心血。人事有更替,事业多磨砺,杨始终如一,坚守岗位,杂志办到今天,杨是功不可没的。

胡绳、郑惠、杨天石三“君子”,还有其他先后参与刊物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,成就了一番《百年潮》的事业。

《百年潮》创刊,提出了八个字:“信史,实学,新知,美文”,我很欣赏。史要信,要真,要言之有据,不可信口雌黄;学要实,要下功夫,要言之有物,不可浮泛虚玄;知要新,无论在史料方面,或是在观点方面,都要有新的发掘和开拓,不可把众所周知当鲜为人知;文要美,倒不是辞藻要如何华丽,而是谋篇布局、遣词造句都要考究,不可马虎潦草。《百年潮》赢得声誉,恐怕就在这“信史,实学,新知,美文”八个字的追求上吧。至于对一个刊物有称赞,有批评,本不足奇。学术是在争鸣中发展的。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最初提出百家争鸣,针对的就是中

国历史分期方面的不同学术见解。争鸣应该本着善意的态度,相互切磋,平等交流,而不是武断地乱扣帽子。争鸣应该开诚布公,而不是暗箭伤人。当然,作为一家刊物,不应讳疾忌医,而应从善如流,改进工作,提高质量,办得为读者更加喜欢,更加满意。

《百年潮》取名“百年”,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从反鸦片战争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,现代历史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则是八十多年,当代历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也已五十多年,这个历史过程还在延续。在中国的历史上,这一百六十多年是变化最快也最深刻的,也是最值得梳理、总结和反思的。历史经验有正面的,也有负面的,都应该总结和反思,都是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。学习和总结历史,以观察和规划当前,古有明训。从我们党的历史来说,每一个重大的新局面,不都是从清理历史问题着手而开启的吗?新民主主义理论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,不都是在对历史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吗?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,不都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开辟出来的吗?

《百年潮》从一九九七年开办,筚路蓝缕,十分不易。党史国史不易把握,这是编辑业务的困难;报刊市场竞争激烈,这是发行销售的困难;人员经费捉襟见肘,这是经营管理的困难。《百年潮》的同志们有困难中坚持,到现在已近九年。精品系列九卷十二本,选取的就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一部分作品。所谓“精品”,当然是在编者看来的属于或近于“信、实、新、美”之作。其实并不见得都是如此,读者见仁见智,会有自己的判断。这也是可以争鸣的。不过,无论如何,把从创刊以来的文章,挑选、整理、编辑成九卷精品系列,编者是花费了工夫的。可以说是《百年潮》创业的一道轨迹、一个印痕。这是不是也算对《百年潮》自己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呢?

二〇〇五年七月

目 录

《〈百年潮〉精品系列》序	龚育之	1
曾结管鲍情 长忆忘形交——毛泽东与罗章龙的交往及有关存诗	无 文	1
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——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	杨天石	14
共产国际一直压制毛泽东了吗?	青 石	21
毛泽东说：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	龚育之	40
对《毛与胡适》一文的再增补	龚育之	43
建国前夕未能实现的毛泽东访苏计划	秦立海	46
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	冯贝叶 冯南南	54
附：对《毛泽东对冯定的三次表态》的两点补充	冯贝叶 冯南南	63
一九五四：毛泽东会见达赖、班禅	降边嘉措	64
回忆中南海里的一堂课	汪东兴	77
毛主席精心培育警卫人员	武建华	83
《论十大关系》发表前后	逢先知 李 捷	96
在颐年堂听毛泽东谈“双百”方针	张光年	114
苏共二十大：毛泽东的最初反应	沈志华	118
毛泽东与傅鹰	龚育之	128

“大跃进”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·····	李 锐	141
毛泽东与庐山会议前人民公社的整顿·····	罗平汉	149
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于“共同舰队”和人民公社的争论 ·····	青 石	159
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 ·····	刘秉勋	174
“村官”谗言惊动毛泽东——一位大队支书抵制“浮夸风”纪实 ·····	叶文益	182
毛泽东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·····	胡哲峰	191
毛泽东与“九评” ·····	青 石	198
毛泽东为什么派彭德怀去三线 ·····	林蕴晖	211
毛泽东与兰亭论辩 ·····	李秀云	215
毛泽东与章士钊《柳文指要》的出版 ·····	程毅中	219
毛泽东的一次紧急召见 ·····	王 殊	227
毛泽东看好纪登奎 ·····	贺明洲	234
毛泽东批示古巴代办意见前后 ·····	陶大钊	243
黄炎培与毛泽东 ·····	黄方毅	253
毛泽东与乡邻李漱清父子 ·····	赵 晋	261
忆往：读毛和编毛 ·····	龚育之	270
《毛主席语录》的出版、修订与传播 ·····	李晓航	287
谁是毛泽东的“继承人”？——美国中央情报局六十年代的分析 ·····	李向前	296
《〈百年潮〉精品系列》编后话 ·····	杨天石	303

曾结管鲍情 长忆忘形交

——毛泽东与罗章龙的交往及有关存诗

无 文

1947年12月,西北大学经济系年过半百的教授罗仲言先生,辞别学校同仁和他的学生,带着眷属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,转而执教于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。

游子得返家乡,漫步湘江岸边,真所谓岁月如流,往事如烟。又是岁暮,又是风雪,罗先生携全家登攀岳麓山,冒雪寻旧踪。沿着熟悉的山路,登上了山顶的云麓宫。只见苍茫天地,献愁供恨,纷纷扬扬的雪花,仿佛翻飞着断续的往事:作别故乡数十年,跨越江河,跋涉欧陆,从北京的宫墙到莫斯科的郊外,从巴蜀古道到秦岭之麓,历经人事纷纭,



罗章龙九十六岁时在北京寓所

饱尝世态炎凉,魂牵梦绕的总是这里的山这里的水,无以释怀的还是这里的人这里的情……此刻,罗先生良久伫立,眺望着更在风雪尽头、视野之外的北国山河,抚今追昔,感事怀人,一首五律不觉低吟出口:

云麓宫前树,湖山劫后身。
陵埋金剑锈,户沸诵弦新。
水落蛟龙远,峰回雁阵亲。
关河频北眺,风雪怅归人。

——《重登云麓宫》

既为“重登”,想来应有“初登”。罗先生的“初登”当在何时?会同何人?这位风雪中的惆怅归人,关河北眺,又在向谁寄托着情怀呢?

诗人在小序中给了这样的答案:“……清晨大风雪,直登云麓宫,距初游时已三十一年

矣。感旧怀人，率赋寄二十八画生。”“二十八画生”——我们大概不会陌生——毛泽东。罗先生三十一年前与之同游，三十一年后又赋诗寄怀，且仍以“二十八画生”来称呼当时已是声名震慑四海、把握半壁江山的毛先生，足见二人的交往和情谊非同平常。

时光应回溯到三十多年前——

风流期共赏 同证此时情

1915年的初秋，长沙的数所学校门前出现了一则“征友启事”：“愿嚶鸣以求友，敢步将伯之呼”，文情真挚地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征友人醒目地写作“二十八画生”。数“毛泽东”三字繁体的笔画，恰是二十八画，故以此署名。当时的毛泽东，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。入学两年，课内成绩出众，课余酷爱读书，常以天下为己任，惟时感“求涂不得，歧路彷徨”（1915年9月致黎锦熙信），故“两年以来，求友之心甚炽”（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），今番出此妙举，意在高山流水间。那一纸文字，贴到女校门前，曾引起校监的疑心，担心这外校学生对女生图谋不轨，差点闹出笑话。



年轻时的罗章龙

不久，毛泽东就收到了数封回信，其中最令他注意的是——一封署名“纵字一郎”的，文辞别有风度，署名同样不凡。毛泽东一见欣喜，立即复书约晤，称“空谷足音，跫然色喜”。这位“纵字一郎”，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长郡第一联合中学高班学生罗章龙。他早在二年级时就参与组织了学生团体“辅仁社”，旨在“敦品励学”、“治国平天下”，是一位学业成绩优异、力求上进的年轻人。也就是他，曾改名罗仲言，三十余年后重登岳麓，怅然抒怀。

双方约定下一个星期日会面。对于未曾谋面的“征友人”，罗章龙心中似乎略存忐忑，特邀同乡学友陈圣皋同往。雨后初晴，气清日丽，在位于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，罗章龙一眼认定走廊处一位仪表堂堂的少年就是要会的人，果然。见面行礼之后，罗章龙心中的不安顿释。随后，陈圣皋去阅览室看书，毛泽东则和罗章龙在僻静处的一块长条石上，比肩而坐，

促膝相谈。一个湘潭，一个浏阳，共饮一江水的两位少年，第一次见面，就相见恨晚地敞开了心扉：忆屈原贾生，谈诗韵曲谱；穷究宇宙源起，探讨人世曲折。不知不觉竟是二三小时过去，直到图书馆午休。临分手时，毛泽东脱口而出：“愿结管鲍之谊。”

自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风雨莫逆，遂有“管鲍”佳话以来，千百年间，堪称“管鲍”者可谓寥寥。而毛泽东一向骛高远，卑俗流，择友甚严，此刻一句“愿结管鲍之谊”，表白了他对罗章龙的看重，道出了心底的真切。观毛泽东的一生，所结“管鲍之谊”者，罗章龙一人而已。

定王台一会，在当时两校学子中传为美谈，誉之为“三奇会”——毛泽东在一师被同学戏称为“毛奇”，是取德意志建国时普鲁士名将毛奇(Moltke)谐比，一语双关，说一师出了个奇特之士；而罗章龙和同往定王台的陈君，亦非俗流，在联中被称为校园“二奇”。“三奇会”既为巧合，又非偶然。

稍后，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，不可抑制地表露了当时新得知音的欣喜之情：“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。”(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)遗憾的是，毛泽东为此晤所作诗文佚失了。所幸罗章龙尚留有一首五律：

白日城东路，姘嬛丽且清。

风尘交北海，空谷见庄生。

策喜长沙傅，骚怀楚屈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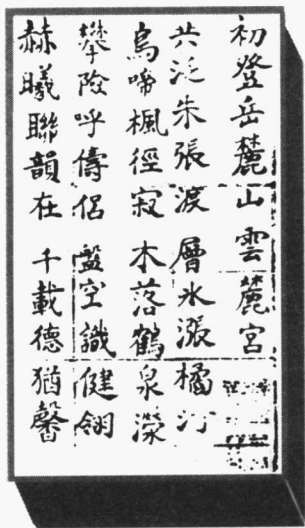
风流期共赏，同证此时情。

——《长沙定王台初晤二十八画生》

风流共赏，情谊同证。“管鲍之谊”此结，似一发不可收。每逢周末，两人常相约出游：东城占堡天心阁，辛弃疾练兵的飞虎营……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他们曾一起步行去了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，又常去板仓的杨昌济先生家，在这里，罗章龙迟于毛泽东结识了杨先生的女公子杨开慧。他们也曾相约同游衡山，但罗章龙因家人告病回了浏阳，毛泽东便独自游览衡山，登上了祝融峰。归途中情不自己，在路边的小客店里花了大半天时间，给罗章龙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开篇就叹曰：“诚大山也！”罗章龙为信中文辞情怀所感，读了又读，当时竟能将信的全文背出。信中毛泽东还附有此行所作的诗。遗憾的是，信与诗都散失了。不然，

当为两人的管鲍情谊添一注脚。

最令他们难忘的，恐怕是1915年深冬的岳麓行了。一日，毛泽东忽邀罗章龙共攀岳麓。清晨，出长沙南门，到朱张渡泛舟过江，在茶亭讨论朱熹、张栻二人在湖南留下的学术影响。至自卑亭稍事休息后，二人议定，从凤凰山、天马山分南北两路登岳麓宫，先到为胜。当时正值大雪封山，冰凌嵯峨，不见鸟迹人踪。两人在凛冽的朔风中，踏着积雪冰泥，艰难前行。足足有两个来小时，罗章龙登上了北海碑亭，从树丛间隙看见毛泽东还颇为艰难地在印心小屋的小路上行。二人会合后，一同登上了山顶的岳麓宫，自是一番指点江山，良多感慨。直至傍晚时分才下山，又在赫曦台驻足，读了当年朱张二人的联韵诗：“……怀古壮士志，忧时君子心。……”此刻，毛罗这一对挚友的情怀不也如此吗？直至八十年代初，已是八十高龄的罗章龙在《亢斋汗漫游诗话》中，还记忆犹新地说，当时“我们”留下了一首诗：



罗章龙手迹

共泛朱张渡，层冰涨橘汀。

乌啼枫径寂，木落翠微冥。

攀险呼俦侣，盘空识健翎。

赫曦联韵在，千载德犹馨。

——《初登岳麓宫》

既有诗意浪漫，更是壮怀激烈。

后人有据于罗章老言“我们”二字，将此诗视为毛罗联韵之作的，固然不无道理，但仅此尚不足认定。尽读二人诗作，尤其是早期篇章，毛泽东绝少五律，而罗章龙似乎五律熟稔；毛遣词造句大开大阖，而此篇之起承转合、绘景抒情更具罗诗五律的一向风格。且罗章老在正式出版的诗集和未曾公开的回忆中，都将此诗视为己作。他曾与笔者数次谈及自己与毛泽东的来往诗作，也从未提及联韵一说。这里我们不必深究于此，倒是由此明白了在“初登”三十余载后，已届“知天命”之年的“罗仲言”先生，乱世返故里，寒冬攀岳麓，雪地鸿踪，孤影一人，眺望北方，感怀旧友，该是怎样一番寻觅，一番惆怅……

其实,远在塞北的“二十八画生”又何曾忘怀与自己结下“管鲍之谊”的“纵字一郎”。那是距“征友”、“初登”二十多年后,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,向新结交的朋友、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,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,饶有兴致地讲到,那次“征友”因择友甚严,虽大胆寻觅,却所得寥寥——仅“三个半”。其中两个均已淡忘;而同是长郡联中、也可算作一名人物的李立三,却也只被视为“半个”;唯罗章龙,在毛泽东眼里是实实在在的“一个”。当年“愿结管鲍之谊”,今日仍忆“三个半”之一。这一段佳话,因斯诺写进了《西行漫记》而流传开去,使人们掂量出毛泽东心中对罗章龙的那份实实在在的认定。

济济新民会 风云一代英

“征友”之后,以毛、罗为中心,亦有一些学友加入谈话,渐成风气,延至两年多,即1918年的春天,终于成立了新民学会。发起人和首批会员中,毛泽东及萧子升、何叔衡、蔡和森等均为一师学生,只有罗章龙是外校生。学会正式活动后不久,便面临着一道难题:即将毕业,离校后何去何从。经过学会内部讨论,决定采纳何叔衡的建议,即东渡扶桑,求学日本,埋头读书,晚成大器。并公推罗章龙及另两位同学先行,余者等他们探明道路、传回消息后,再陆续出发。大家并资助了罗一笔川资(另两位后未同行)。刚刚二十出头的罗章龙第一次要去乡离国,又是作为新民学会一群热血男儿的先行者,去探寻报国之路,他深知此行任重而道远。新民学会的莘莘学子也是寄予厚望,尤其是毛泽东,作为学会主持人,又是罗章龙的挚友,自然更是心绪难平。他一连“三、四个晚上没睡好觉”(毛泽东告罗章龙语),将那一番嘱托、几多信任都化入诗句。码头送行时,即把一首七言古风送到了即将东行的罗章龙手中:

云开衡岳积阴止,天马凤凰春树里。

年少峥嵘屈贾才,山川奇气曾钟此。

君行吾为发浩歌,鲲鹏击浪从兹始。

洞庭湘水涨连天,舳舻巨舰直东指。

无端散出一天愁,幸被东风吹万里。

丈夫何事足萦怀，要将宇宙看稊米。

沧海横流安足虑，世事纷纭从君理。

管却自家身与心，胸中日月常新美。

名世于今五百年，诸公碌碌皆馀子。

平浪宫前友谊多，崇明对马衣带水。

东瀛濯剑有书还，我返自崖君去矣。

——《送纵宇一郎东行》

此诗大气凛然，用事自如，抱宇宙稊米的视野，持诸公碌碌之气概，堪称毛泽东古风中的力作，余未有出其右者。作为赠别诗，起首为友人发浩歌以壮行，结局寄君去有书还之期盼，中间造语突兀横空：世事纷纭从君理。当时所谓“世事纷纭”，近者，毕业将临，是升学还是就业，令青年们颇生“愁云”；远者，国事愈蹙，民生日凋，空怀抱负，请缨何由，更是一天“愁云”。决定东瀛求学，柳暗花明，豁然开朗，可谓他们身国大事中的“又一村”。罗章龙敢受众人托付，先行探路，岂非“从君理”？而毛泽东又拓开一笔，深信这位敢于“纵宇”之儿郎，绝非等闲之辈，抛却自家，胸藏日月，所理者——今朝学会之事，明日天下之事，必是当仁不让的。“从君理”一言既出，更显“管鲍”相知之深。在如今留存的毛罗诗作唱和中，虽罗诗甚丰而毛诗寥寥，然仅此一篇，足以压卷，仅此一句，便成点睛。

罗章龙身负学会重托，一路东行，抵达上海。正待渡海，忽听说日本发生迫害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事件，留日学生纷纷罢课。不久，留日学生代表回国请愿，罗章龙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实情后，立即改变赴日计划，毅然返回湖南。此次虽东渡未成，却得悉了北京学界正在酝酿的新思潮和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等。由此，促成了新民学会以后的重大活动：北上，赴法。

接着，毛泽东与罗章龙及学会的十多名成员携手北征。初到北京，他们租了景山东街的一间小屋，据说原先是抬棺的苦力们栖身之处；他们八个人只有两件像样的外套，只好轮流受用，出门者穿；北京米贵，几个南方人又不会做面食，常以面糊充饥；八人挤在两铺炕上跽足而卧，大被同眠，未敢翻身先通报——衣食住行窘困如此，一群忘形之友却以苦为乐，志趣盎然。不久，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，毛泽东也经李大钊介绍至北大图书馆工作。两人参加了

北大的许多学术活动及青年活动,并参与建立了新闻学会、哲学学会等学术团体。北京成为新民学会的新的活动中心。

其间,以萧子升、蔡和森为首的部分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,毛、罗等至天津大沽口送行并作观海游。一行人野餐了天津肉包子,叙昨夜“围炉忻笑语”,念今晨“别意动燕关”,“车书观万国,海上有书还”,为壮别增声色,寄厚望于未行。接着便分韵赋诗。毛泽东、罗章龙才思敏捷,本是新民学会的“诗坛领袖”,此时更是即席成诵。可惜那诗未存完璧,晚年的罗老只记得诗中有联:“苍山辞祖国,弱水望邻封”,气象雄浑顿挫。至于这一联一韵是出自毛泽东或罗章龙,罗老也依稀莫辨了。不过,这仍不失为毛罗诗话中的欣然一笔。

新民学会后期,以蔡和森为首者远涉巴黎,国内则有南北两大阵地:毛泽东留守湖南,罗章龙北征京师,天南海北共求改造中国之路。至中国共产党成立,学会对外停止活动,会员中的大多数成为党的早期成员、中坚力量。正是新民学会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实践,使一群青年人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,难怪罗章龙盛赞学会是“济济新民会,风云一代英”。而毛泽东忆起学会的风云岁月,更是感慨不已: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;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粪土当年万户侯。”这“同学少年”的群英图中,“纵字一郎”的身影怕是令人无可忘怀的,“二十八画生”对此就更是望中犹记了。

亡秦主力依三户 驱虎全凭子弟兵

尽管有关资料或隐或散,但谙熟这一段历史的人们应该会注意到,从一介书生到职业革命家,在毛泽东的早年风云生涯中,或左右并肩携手,或南北遥相呼应,罗章龙的身影始终与之并驾齐驱,足以印证毛泽东对他的认定之价值。

先是,毛泽东意识到“我们同志不应该堆积在一起……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……”(罗章龙《椿园载记·新民学会》)遂决定:北京的阵地由罗章龙独当一面,毛则返回湖南,南北遥相呼应,商定三年为期,相信会有新的气象。果然,一南一北,两人的舞台都演绎得有声有色。

在陈独秀、李大钊等的影响和领导下,罗章龙参与并主持了一个以北大和国立八校的学